

五邊典則

顧廷龍署



五邊典則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九月先是芒部夷酋沙保謀復立土官隴氏
逼逐鎮雄府知府程洸奪其印符貴州四川
守臣使使招撫之沙保乃迭出鎮雄府印乞
降然尚持兩端欲復立土官如故四川撫按
官議以保等狡悍終不可馴檄敘瀘守備丁
勇擊之又遣使勞賜芒部撫夷部良佐使計
擒沙保以獻保怒復叛貴州巡撫袁宗儒因
奏保等雖包藏禍心緣臣等節行撫諭未敢
輕犯城堡而四川談道不能協心共事乃獨

遣一軍嘗敵僥倖以致紛紛若此乞明令兩省會兵壓境以彰示

國威爲萬全計事下兵部議川貴二省道里隔絕軍書未能卒達故彼此異同因而誤事今宜

勅各鎮巡同心戮力相機處置以安地方上從部議

勅兩省撫臣共圖撫勦長策毋得觀望推諉已宗儒言貴州右叅將楊仁謀勇可任勦賊從

之

十月初以思田之亂詔發江西贛州安遠縣撫民葉芳何相等四千餘人會勦兵備副使林大輅指揮李泰知縣劉信等將之以行兵無紀律所在剽掠至韶州忽持刃反向鼓譟奔還廣東撫按以聞兵部言撫民故常從征有功咎在領兵官統馭無方至此宜重治之乃下大輅泰信等於江西廣東巡按御史逮問新民正罪其首亂者數人餘

命王守仁計撫以聞

十一月成化時四川播州宣慰使楊輝愛其庶子友冒功授宣撫使分居凱里凱里民夷雜處輒相構怨遂開邊釁

朝廷因徙友于保寧正德時友亡命死至是其子張求襲父職時盜邊劫得白泥司印信復與宣慰使楊仇殺守臣乞改凱里屬貴州以張爲土知府以解釋之事久不決至是兵部與廷臣會議張習父兄之惡幸免於辜而敢

肆然執印以要君且所爭田莊及椎埋殺人等罪安可勿問當命川貴二省守臣案諸罪狀寘於理若張悔過輸情還所獲印及所奪諸寨苗可量授一官聽調殺賊自効倘怙終不悛必誅以爲玩法之戒得

旨如議

七年正月雲南土舍安銓作亂侵掠尋甸府嵩明州木密楊林等處巡撫傅習檄守巡兵備叅政黃昭道副使周奎歐陽席以兵討之

大敗賊遂陷尋甸嵩明殺指揮王昇唐功千
戶郭彬趙俸等知府馬性魯棄城走事聞
詔停三司掌印官俸昭道奎席竝革去冠帶管
事令殺賊自贖仍切責沐紹勛發夷漢兵討
之

勅川貴鎮巡官嚴兵夾勦地方官功罪俱俟事
寧奏處

二月川貴諸軍會勦鎮雄叛夷沙保等擒斬
三百餘級招撫夷獍男婦以千計奪獲牛馬

器械甚衆鎮巡等官以捷聞兵部條列功次
及地方事宜上請得

旨叛夷勦平鎮巡等官功皆可錄但鎮雄論功
未久餘孽卽肆不能無責功疑惟重姑不爰
究鎮宇太監蕭通楊金總兵官牛桓都御史
王廷相袁宗儒巡按御史李東施山各賞銀
幣有差鎮雄府原設流官仍舊永寧叅將如
擬添設

三月雲南武定軍民府土舍鳳朝文作亂殺

同知以下官吏劫奪府州印信舉兵與安銓
合攻圍雲南省城撫臣以聞是時安銓未平
朝文復起滇中大擾于是

命廷臣會舉威望素著諸曉夷情大臣一二人
督兵往討兵部舉右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
侍郎梁材詔以文定爲兵部尚書仍兼右都
御史提督雲南貴州四川湖廣等處軍務調
四鎮土漢官軍討之以梁材爲戶部左侍郎
兼左僉都御史督理糧儲戶部給銀三十萬

兩差屬官一員隨帶前去備買糧草及軍前犒賞

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上疏曰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致彼若是者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徭獍及諸流賊而設若使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一有警急必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憑恃兵力日增鴛鴦及事平

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所與兼不才有司需
索引誘與之爲姦是以始而徵發愆期旣而
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至有今日加
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卽其已暴之惡誠
宜加誅然所致彼若是者亦當反思其咎務
自刺責使內治外攘我有餘力則彼將自服
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
不過岑猛父子及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
之衆罔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黨惡

數人旣云誅戮天討已行乃又不勝盧王二
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
省之兵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二酋之首
未得徒爾兵連禍結民困益深無罪之民灰
者十已六七山徭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灰
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亾之民又從而
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哉不
此之慮而汲汲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
以爲宜釋二酋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姑務息

兵罷餉以休養瘡夷之民絕覲覲之姦弭不
測之變迨區處既定德威旣洽之後二酋若
改過自新則我亦何必固求其罪如尚不悛
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足重煩天兵
以泄憤於小醜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
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寧有與叢爾
小醜爭憤求勝而謂爲振紀綱者昔苗頑不
卽工舜使禹益徂征謂室不終朝而克捷顧

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謬膺重命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偏隅小醜非不知可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以邀功於目前而不知設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

臣所不恐也臣又聞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五十聽官府之調遣旣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可睹但論者以爲旣設而復去恐啟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歟且爲之矣何人言物議之

足計乎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徭
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可藉
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
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
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候事平之日另行
議奏但臣既有所見不敢不先陳之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
議失悞事機疏下兵部覆議言守仁之疏是
或一見以臣等觀之竊恐目前之茆片檄可